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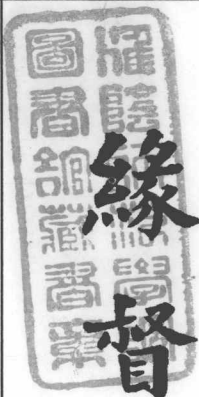
葉昌熾 著

緣督廬日記





清·葉昌熾 著



緣督廬
日記
六

江蘇古籍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543242

樣本書

辛丑日記

正月

元旦陰晴有風喜神東南方午後由石駝馬大街至宣武城隅
散步即歸臨金經一葉草鳳石水師子井三函西眺長安北
瞻鄉國 六飛未返三徑就荒宇祀之計闕先侯河之清無
日大馬之齒五十有三矣桑榆之補尚待何時邪靜言思之
百感交并

初二日晴昨午有風起於蘋末入夜漸聞颯沓之聲玉今日又
狂如席矣致佩龍東錄會昌四年金名原李氏堊墀一通往
年影正二日賀利國門今年堂石之中足音殊必惟野牧士

以一刻未其後五人亦未先施禮号不皆叩投刺謝之昌平
居傳謨罕默德教也今其基皆為新忠作第政可符耆翁沈
均乃亭主之民乎因謝家通政開門揖道語畢諸公遂於
尊懷故距其福如此其以可不想哉

初三日晴風息佩鶴還七采並示元日七律詩四首其佳句有
云家家競把桃符換不重書春重紀元忠愛之忱溢于言表
再後一紙又跋花農七詠寄鳳石西安信又東孫子鈞史新
以博賞一函託之博賞函中又附書數紙一函錄大和八年
義成軍押衙田伍經幢一通

初四日晴暖 先高祖忌辰宗家祭畢使服訪經士並見還新

及同鄉陳啟庵先生通昌平趙靜淵來亡德人乞延廣州勦
團匪者馬子和亡命未獲獲兵淫掠勒索銀十二萬兩富
室盡傾家昌平懷朱不法逮徙一空德兵每至一鄉鎮縱馬
隊兜圍以步兵入則竄搜少又多得免者赦化之國果如是
乎近士云得性良書佐莊野天水尚大吳總憲治於小降夕
賜自裁歟後廿九日正法並同以聞但徐西之月日赴西市
誤國至此一死不足蔽辜展為不與五君子同書年及狐貉
一邱而不能為懷者市史罪人斯以之歸於好回 產有日
未始不幸之幸但北人執迷不悟銜沒卷議依然如醉如
狂杞人之憂仍未能夠釋身又詎佩鶴道徐淑侯同年在座

並見詔臣知張功植亦有旨是用重絕修柳緣奏保兩湖
士浣山長梁鼎芬經心士浣^{山長}天摩奉此賞還原銜錢仲選者
序以知縣選用因邱鈞鼎仲芳補鄂按春江先生升蘇藩哉
勳授蘇臬劉心源補江西督糧道鍾澗補成都道缺府楊樹
授廣州府永清師一正休正託伯納吳仲時述已赴行在
矣今日復由廣泰信局寄又及子丹前學一正
初五日晴陰彤雲暫歇頗有暖雪之象符心葵正知南中苦雨
嚴寒彤雲甚切去年十一月六日寄兄之一紙由康民轉遞
至今未達此正財信九件內有兩封鐵英有三伯美鑒未謝
並系被浮沈必有責言矣又得伯齊銀知紫東漢于皆在神

新補行諸假借填八月廿五日期康民之力以此康民為宗
東韓族漢字同甘幸而附驥身然前人則有以報分矣印反
伯齊一緘並詞秦分侯楊訊錄長慶四年好時縣七祖院經
幢一通午後地林未識

初五日晴狂風忽起石飛砂午後始見斜照終幢殘月一通
格實舍利塔佛偈一通壬午月舍利塔佛諦一通因明鈔正
月初三日奉 上諭此系福首除載勛已賜令自盡並與中
リ正佐外載漪載開均定為斬監候罪名惟念該屬蒙親特
予加恩茲往極邊勒量永遠監禁即日派員押解起程剛毅
情罪較重應定為斬立決業經病故免其置議英年趙舒親

已定為斬監候着即賜令自盡派決西巡按岑春煊前往監
視啟秀徐永煜各國指稱力庇李匪專與洋人為難昨已革
職着奕劻李鴻章照會各國交回即行正法徐桐輕信李匪
貽誤大局李東衡好為高論固執釀禍均應定為斬監候惟
今路難自盡業經革職撤銷即應免再議處及爰乞已定
回 慶之期當不甚遠則應即去徐尚青即奉於今日赴市
曹因今係相國生日停刑一夕為延壽盡同官之誼此不如
慶邸之忠告又相傳慶高老喪母慶邸不吊而賀問何賀則
告之云所吊忠孝兩全正在此時機不可失何不有慶賀默
此意而慶邸方謂慶藩近視淵矣

初七日晴奇煖寧康吉漢于心葵三藏入東經士因河陳故庵
指揮文熙介侯士房整仁亭步自同作五絕三首錄雲床寺
進寺主堂一函元大德十一年神道寺寶公塔銘一函余
前月夕移居侯氏葉房所製自刊昌平市無藥者遂以意
自配一料煇石膏二兩煇蛤壳五錢飛淨辰鹽二錢共三味
研極細末絲切甘林祖於瓶之聲矣今復以原方煇蛤殼為
一兩又加煇龍骨二兩取其固齒也飛滑石一兩冰片五分
取其除熱耳能淨口穢也侯君于五錢取其能散熱也按經
沈氏例雖謂之葉氏良方可耳

初八日晴風平遠熱極生風萬竅怒掃無晝無夜再訪經士

北若飲後中一次小集欣然願往及驅車出宣武門但見
洋人怒馬而馳兩旁觀者如堵牆知為啟徐兩王正命之期
急令御者從鐵門出繞果子巷折而西先至春名伯齊處各
謝車中俯仰今昔慘然不樂稍有滿前不復能知味矣甲午
所教者除楊君御外法南人也今法北人丁酉法南人今除
天水尚去外法旗人也丁酉法少年新進今則法長成舊輔
反子復子頃刻間耳然則今日之禍寧福也蕭牆雖大以教
人為據藉耳再韓云多幸法間人也間人之字尚而有時置
身局中鮮不傾覆可不悲哉淮陽是仲康法昆仲康民屬梓
穎芝法同存及蒞南來已撤席矣以鳳石一玉交康民轉遞

端後錄咸通七年李君佐尊勝范羅尼兒一通崇甯元年七
日山羅馬香幢一通

初九日清恒紀若微寒錄光化元年果州刺史石幢一通庚辰
南山石幢一通宋錢幢一通東風鶴借影同案板內國寺
上諭本年夏間李匪稱亂間群友邦朕奉 慈駕西巡京師
中樞選令屢親王奕劻去冬李陽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
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
二款大綱業已並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
酌核量中奉 勅力結與國之懷心既有悔禍之機亟須目
責之說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徒不為尔天下臣民

明諭之此以奉教之禍不知者或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
案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諭勒令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
可如何既苦禁諭之俱窮復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
一日之交朕與皇太后誓以同殉社稷上慰九廟之靈
乃當哀痛昏眊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檢
林彈雨中倉皇西狩是蓋形勢所迫也宗社沾危闡闢成
墟衣冠填塞莫非存匪所致則非其尚護庇邪夫存匪之亂
與作存匪者之古亂均此名目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來
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
庇民偏教官無持平以民教之怨愈結愈深存匪乘機煽

成大衅良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驟發不可遏抑是
地方官之咎也洙汝李匪既禁而燬跡亟派真謀練軍彈壓
乃後軍所及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李匪專持仇教之說不
援鄉里以及百姓之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不
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惑愚人王公大
臣中或有年性惑過恭無知平時撫外洋之弛而不知自
重惑於妖言說為神奇於是各野習者吳各衛市習者吳
漢各以釋或贈者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万人和之於下
朕以皇太后方力持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議特命剛毅
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胆敢紅巾露刃充斥

都城焚掠教士周攻伐彼我 皇太后垂慈訓改將四十年
朕躬仰承 慈謨夙昔睦鄰保教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無
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朕當此之時首
禍諸人叫囂應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腋朕奉 慈聖既有片
不及衆之憂實成危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泣涕何追此則
首禍王大臣之罪也坐當使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
門大臣前往禁止攻擊立至各館會晤慰問乃因糖廠互施
兇至無人敢往終日搖擻莫可究詰設使大轟水灌豈能一
律保全所以不改竟成巨禍名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
果冰瓜聯餽致送無非朕躬仰體 慈懷惟我與國應誠此

表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余列邦之見諒嫉惡
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漸憤交集惟各國既宣和局自不致強
人所難著奕劻李鴻章於細訂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
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為主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
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又當示以優禮以
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衅東南之可以昭
訂約章極力保護者並由蓮華諭旨不允久和之意故列邦
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之藉以自固惟各省市時多不
以自強為訓究之路事張皇一無可恃又不志朝廷事處萬
難但執一偏之詞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宮風鶴驚心昌平

宣化間朕與皇太后素衣將教豆粥難求困苦飢寒不如
黎庶不知有人臣若以當念及憂辱之義不總之臣民有罪
罪在朕躬朕以此亡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宜亟警將來之玩
泄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弊端必申一番浩誡外新嘗胆往
訖宜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而如故用私人
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敷衍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
無存匪之憂我中國能自強邪夫矣事且難措拄今又遭此
奇災益貧益弱不特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巨險
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
艱保存人才不當取才革而當內觀心術其大要無過